

渭水關見録

庫文開内			
五	三	和	
一	三		
函	八		
一	七	書	
二	一		
架	冊	號	類
			(= 券)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3871
冊數	4 (2)	
函號	151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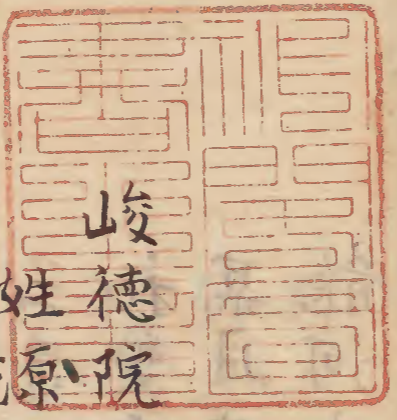




後醍醐天皇御筆

阿波

峻德院殿至鎮公



峻德院公



申改忠 吉後改至鎮 家政公之嫡男
 母生駒 氏生駒八右衛門之女 天正十
 四年丙戌正月二日生于阿州德崑城
 文祿三年丙戌正月二日生于阿州德崑城
 雄慶長 九年稱阿波守後稱松平阿波
 守至鎮 在位二十一年

蜂須賀幼名千松丸初諱豐雄

辛慶長六年公十六歲
壬七年公十七歲
寅七年公四十五歲

六月朔日前午城州伏見城爲地震所壞於是經始公獻材木若干

十二月四日洛東大佛殿有災

三月源家康公任征夷大將軍兼淳

和獎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

某月某日 至鎮公將適江都遠州天

龍河水高不可即濟猶豫河濱以俟水

勢之減時加藤左馬之助片桐市正亦到來三人並胡床而談或云其一人則福嶋左衛門大夫正則也未知孰是公曰公等先登于志津嶽之軍世人所知也今日幸會于此其詳可得而聞乎市正說其始末左馬之助亦相共談之其語牴牾既及爭論其勢將相殺時公即左右袒裼飛入兩人之間曰兩公請暫猶豫因我望無謂之談以及此請我先自裁腹然後兩公宜任其意矣兩

人曰若然則我輩義所不可也 公仍
調和之既而河水勢減各乘舟而濟
公指兩人于旅寓勸和順之盃而後畢
其詳傳于大田源兵衛之家云
某月某日 家康公賜 公置塩領并
七利兵橋領置塩領一名赤松領初赤
松二即則房 後號在 兼秀吉公之命自
播州置塩未阿州領中富本鳴瀨乙瀨
矢上大寺辻松北奥野住吉高房板東
萩原高畠西馬諾姬田大代宮嶋花園

矣宅神宅宮川内二十三村凡一万石
之地住于住吉若未德嶋則居佐古第
八間 今大塚町 田中 人謂之置塩殿稱
其米地謂之置塩領殆如分地然天正
乙酉秀吉公封阿波國於 家政公則
房亦屢謁見 公視其無子告曰吾甥
細山幸水曾養以為子今請以為足下
之子則房隨之則房病死幸水歸住于
牛岐慶長丁卯三月 家康公仕大將
軍列國諸侯至駿府賀之 至鎮公亦

往焉。敬臺夫人亦以女使賀之時乞
化裝之田。家康公將與置塩領。公
曰置塩領則從弟細山主水當初為赤
松家之養子。今現嗣其後。乞以毛利集
攜領授以為化裝之田。家康公乃使
本多佐渡守正信宣命曰其如至鎮所
願矣。於是阿州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
石之地悉為公之有焉。或曰家政
公告。夫人曰新婦以殿下之養女故
屢有懇命。然未有裝飾之田。今幸有矣。

攜領須乞。殿下以當之。夫人乞之。
令按或曰毛利兵攜領板東郡河崎村
三俣村凡一千八十二石三斗餘之地
也。兵攜本在九州之內領十二三万石
或云曾以甲向之時有軍
功因以領之未審實否至子慶長五
年江州關原之戰。黨于石田三成。故
家康公沒其舊領地。是以來于阿州領
于石餘地。然是將軍賜之也。歛其來
在何年月耶。皆未審也。而天正十三年
家政公領阿州時。以有置塩領兵攜領。

故未稱阿州一圓又或云毛利兵擣之
父曰森監物初稱森勘右衛門後改監
物又稱宗慶家令森久兵衛家政公初
入之時七臣之一也公曾模城于阿
州西條以監物為其城番置兵三百矣
及于其子小左衛門死于日州賤部一作
鍋之戰而拂鬱不樂返納所領之地是蓋
之西城條退為兵擣所養云尔一說其後仕
于豐臣家故兵擣亦稱森兵擣然毛利
之稱近是

甲辰

九年

蓬公十九歲

四十七歲

家康公有

台命

叙從四位下任阿波

守阿波國十二郡鄉村檢地帳簿於是

成焉

七月十七日

源家光公生

乙巳

十年

蓬公二十一歲

源秀忠公任征夷大將軍

丙午

十一年

蓬公三十一歲

二月十三日

蓬菴公夫人生駒氏逝

謚云慈元院殿松嶺玄壽大禪定尼葬

于阿州兹光寺之即所生公

三月家康公築城于武州以准鑲倉

有一台命令輔其力俗云御手

打十二年蓬菴公二十二歲

家康公築城于駿州有台命令輔其

加七月三日落成至于十二月二十二

日忽有火災因以修復倭有台命令

輔其力云記

申十三年蓬菴公三十一歲

三月朔日駿州城落成

己酉十四年蓬菴公三十二歲

十五年蓬菴公三十三歲

家康公築城于尾別名護屋自夏至冬

旱功公策台命往而視之

家康公使薩州太守征琉球國虜其國

王而還

九月二十二日豐臣秀賴卿復建大佛

殿于洛陽

亥辛十六年蓬菴公三十六歲

某月某日長子生子德嶋城幼名千松

丸諱忠鎮後更忠英母德川氏家康
公之養女也
三月二十八日家康公與豐臣秀賴
卿會于京師
四月十二日後水尾院即位○二十
三日正勝公夫人益田氏逝謚云大
近院殿光室玄圭大姊葬于大岡興源
寺益田内膳益田宮内其弟也益田豐
後其侄也或云昔日上家譜系圖于
朝廷之時不載益田氏蓋有豐後之而

然字

壬子

十七年

公二十七歲
蓬菴公五十五歲

二月五日池田出羽守由之夫人逝謚

玄即心院殿梅岩宗清大禪定凡大岡

興源寺有廟是蓬菴公之女至鎮

公之妹也由之池田之助之子信輝之

孫也

十一月十九日蜂須賀右衛門正慶

君逝謚云瑞岩寺院一作殿保傳良英大

禪定門居一作享年二十一是蓬菴公

之次男 至鎮公之弟也嘗仕于源
秀忠公此時欲更召彦右衛門問之
至鎮公公許之然以 蓬菴公不許故
只稱右衛門 云記
十二月二十日國老長谷川伊豆貞安
沒初號兵庫助法名前軍州大守春得
常意

丑癸 十八年 公二十八歲 蓬菴公五十九歲
公返上河内日置村十石之地初秀吉
公賜 正勝公夫人益田氏河内國日

置村十石之地以為茶料秀吉公薨後
家康公以西尾隱岐守津田小平次依
舊賜之及茲賴本多上野今正統而返
納之

寅甲 十九年 公二十九歲 蓬菴公五十七歲
家康公修復武州城 公時在江都因
有 台命令輔其力
四月十六日鑄大佛殿鐘
十一月 家康公 秀忠公率大軍征
豐臣氏于摂州大坂初豐臣大閣薨其

子秀賴卿纔六歲家康公以仁撫衆以武挫敵以輔仕秀賴卿是以天下靡然如草偃風然立奉行石田三成等猜之謀將頌之慶長庚子之秋矯稱秀賴卿之命催督關西諸州之牧伯及大閤恩顧之群臣以與家康公戰于濃州關原而敗績遂為困虜而斬戮兵於是乎人皆以為秀賴卿亦遭害也然而秀賴卿謝其不知家康公亦家敢訊窮焉且以秀忠公之女妻之位昇正二

四

位官叙內大臣一作大臣居于撰州大坂之城受七拾万石之祿安富尊榮妙年將及弱冠兵時慶長十六年辛亥家康公自駿州上洛陽在二條城秀賴卿將見上京執謁會禮既畢直入繼母政所禪尼之邸家康公來會然後拜詣于豐國大明神社而歸于大坂今年野長政池田輝政辛卯年淺野幸長加藤清正亦卒家康公亦還于駿州先是家康公勸秀賴卿花母氏淀殿再興洛陽大佛殿淀殿淺井

備前守長政之女長政淺井下野守祐
政之子娶織田彈正忠信秀之女信長
公之妹有女子三人長曰淀殿秀吉公
之妾秀賴卿之母也次曰常光院京極
若狹守忠高之母也次乃大將軍秀
忠公之夫人也至于十九年佛殿落成
乃使東福寺清韓長老作鐘銘銘有所
庶幾者國家安康四海施化萬歲傳芳
之句南禪寺崇傳長老適于駿州云鐘
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調伏祝人慶命

俗謂之關東也於是家康公命秀賴
御之臣片桐東市正旦元片桐主膳正
元大野修理亮治長以清韓長老來駿
州三人到鞠子賴本多上野中正純連
子台聽家康公使正純及安藤帶
刀直次成瀨隼人正政成南禪寺崇傳
長老就片桐等逆旅而訊其故正純曰
秀賴卿招聚諸國之浪人或造修兵器
或習軍兵進退一為戰鬪之備關東諸
人籍々言之聞者怪之况復鐘銘有調

伏之句上梁之文亦不祥也是以
家康公駭然不悅何為其如此耶三使
曰拓聚浪人修造兵器是謬人之所文
也至于鐘銘有不祥之語則清韓長老
之過矣非秀賴之所識也正純以達
台聽家康公置清韓長老于彦坂九
兵衛之邸命正純一人誥之旦元等自
四月至六月誓留未得尊答是以又賴
正純求之家康公告之曰我柔揄景
頌秀賴宜與新將軍共勤孝行也然以

鐘銘調伏聚軍兵造武器將以頌我兵
是以國家狐疑而不靜謐抑我奉故大
閣之遺命而不違輔佐秀賴鎮異國本
朝之亂使諸人尊仰秀賴是恐非家康
之力也予顧我有忠而無罪然前歲聽
石田三成之邪謀誘東西之國候方此
時也我殆將滅亡由天鑑無私以小軍
破大軍誅逆徒而開大平矣諸人勸我
殺秀賴而思故大閣之舊好而不断其
命與之以大坂城賦之以七十餘万石

一本指字下有
因循二字

一本猶作獨

之祿此於我無所背於秀賴秀賴忘故
大問之遺命動將滅我然以其弱齡故
置而不論也且元等恐惑痛心不知所
措至于七月之末家康公問之曰且
元等誓留久矣既為納稅之節彼輩在
此大坂諸事誰裁之正純以達旦元等
且元等曰然則正元治長願歸大坂且
元猶留俟公命於是正元治長歸于大
坂秀賴母子訝三使之久不歸使大藏
卿局大野修理亮
治長之母正榮渡邊內藏
元之母

位局渡邊築後身
之母適駿州覘其動靜三
尼行且留城外以告本多正純并阿茶
局以達台聞家康公即招之城內
語之曰秀賴并母堂無恙耶想母堂今
頗老矣三媪曰秀賴卿淀君皆無恙但
以頃大佛殿鐘銘清韓長老過而書之
觸殿下之愠怒秀賴卿淀君姬君秀
賴
卿夫聞之惶恐是深矣家康公曰亦
何傷乎玉顏不異平常三媪喜而告之
于大坂至于八月之末三媪曰既為放

驚之時節願歸于大坂以報殿下動
靜于三居家康公曰且適江府告大
坂動靜于御臺所大是臣之妻此去御臺
忠人而歸于大坂告關東動靜于三人
可也是以三媼乃適江府而本受佐渡
守正信及天海上人來于且元之逆旅
閑談良久正信曰方今鐘銘兵器浪人
之事顯然人知之無所掩覆閉藏是以
天下人心騷然是疑家康公之憤何
以得釋且家康公以為時勢如此兵

亂應在近也足下宜深謀遠慮以靜謐
天下之計獻之殿下召見想應在近
日也且元曰此計非愚所能及也願足
下示之正信曰然則卻愚意蓋此計凡
有三焉其一者秀賴卿移居在他邦則
可也歟何則大坂之城真金城湯池天
下無雙之要害也是以世人生疑以為
秀賴卿有據城謀叛之志若移居他邦
則此疑融然冰釋矣其二秀賴卿與
秀忠公有父子之好自此後時時來于

關東成水魚之思則亦此疑不可有焉
其三者秀賴卿之母氏淀居與秀忠
公之夫人為姊妹令也母氏來于關東
則亦此疑其安在乎哉天海上人亦雷
同焉且元以為此三條皆事休鄭重秀
賴卿一生浮沈之所關也非臣所可輕
議也又以為是非正信之私計必其
家康公之籌策也若令不告之則禍端
生于此矣乃變言曰秀賴卿本無意皆
于家康公然則一聞安天下之謀而

沛然煩之必矣令當歸于大坂以此三
條白之九月九日家康公召旦元見
之勞其久留旦曰秀賴以頃年養浪人
故天下連逃無賴小人充滿大坂泉壤
而或妨往還旅人或乘夜掠人家行偷
盜是何所用于且太平之世當箱釵袋
弓也然秀賴之臣修造兵器習戰鬪進
退其故何也使世人聞之皆謂兵亂在
近是不可曉之甚也又大佛鐘銘兩斷
我諱是表斷家康以安國之意也世人

以為調伏家康者顯然矣是以知秀賴
有謀叛之機也且元曰有人告謂秀賴
招聚浪人日本寇賊充滿大坂堺津而
妨往還者是以致殿下之憤可謂秀
賴之不幸矣若實有叛心當招聚列候
群牧大閣恩顧之輩也乃不之為而招
無賴遊士亦何以為用乎想是無賴之
徒在其生國則無筮仕之便矣在駿武
之間則雖有筮仕之便而人衆物貴難
以度世獨大坂堺津之地物賡而易度

世且列候往來亦有筮仕之便矣是浪
人之所以多聚也至于鐘銘國家安康
之句則秀賴固非所求之韓長者韓
長老亦非有心作之今責問則無如
何且顯於童謠是秀賴之不幸也若實
調伏胡為記之鐘銘以示天下觀聽耶
伏冀殿下深加提察以明其無異心
則公松之幸有過此者乎家康公曰
鐘銘之詛姑且置之但家康齡踰七旬
豈久於此世乎予每思秀賴亦與將軍

同有孝行然却招騷亂兵我在世猶如此若就泉下秀賴與將軍必有不相和而動天下之兵也且元其深謀遠慮當為自今至後兩家和睦致恭平之計也而已且元誓首謹曰天下安全之計非愚臣所及也但一則秀賴者大坂遷于他別乎二則時未關東而問安否乎三則以母氏淀殿為質乎秀賴於此三條察其可以釋天下之疑者處之則可也而已然非臣所自專也但以淀殿為質

則知秀賴亦不敢拒也何則昔年小牧戰鬪之後納乎之時大略以其母氏大稱廉為質納之遠州濱松以是觀之則今復敢拒之乎家康公領之且元退語正純曰若淀殿為質未臣冀於江府品川之濱賜方四五町十步定地然則造新宅使居焉正純達于台聽家康公許焉乃賜休暇且予自賜袍服詞意想且元時有微意故乞四五日誓留服藥得少快以歸乃許焉且元以

本多佐渡守正信之外戚故本多一族
頗致款懇家康公亦屢以行人問病
賜菓子然後得收愈乃歸此頃大藏卿
局正采尼二位局自江府歸于駿河直
謁家康公風聞且元約以淀殿為質
刺乞宅地為家康公所悅拜受諸品
之賜且為本多正信之外戚受其徒之
饗款也大驚且志將歸于大坂就本多
正純求殿下之復言正純以白之
家康公曰曩者既語我意于三尼豈今

復捨秀賴子無復可言者矣三尼聽之
大喜發行且元因病行遲夕三尼追到
遠州濱松而見且元二位局云嚮在大
坂聞家康公之甚憤秀賴卿及茲惟
憂之忡々吾輩亦為顰頰今謁兩殿
下其和氣夫々如也且元曰否不然項
者拜謁之時家康公有所求三條云
云我謂若不之聽禍端自此開矣然則
母子之中一人不可無關東之行也三
尼雖驚而旦默先且元而西大藏卿語

二尼曰曩者風聞且元所約而信疑相
半今則信然我輩在駿府侍殿下
殿下矢々無一語之及三條然則應是
且元與殿下合心謀此事也乃飛書
告且元之叛于大坂尋歸大坂告秀賴
卿及母氏曰且元與家康公合心運
三條之籌策約以淀君為質并乞宅地
為本多正信之姻家為家康公所悅
為本多一族及列候所親且納賄賂不
可量也我曹在駿府屢侍家康公聞

菓

愛淀君之深也至于彼三條則未嘗聞
也、想是出于且元之心以盡忠于關東
也是以家康公予自賜所服之袍又
屢以行人賜菓以問其病是我曹所以
在駿列而細聞也淀媪大怒罵曰我雖
為大閤之妾而非秀賴之母予亦與信
長公秀忠卿為姊妹且元早我無一言
之咨稟私約以我為質是蔑視秀賴也
秀賴亦忿怒曰與以母為質遺辱于後
世不若母子共死于城中也大野修理

亮治長渡邊內藏女紉素與旦元不相
好是以讒言泉涌旦元未之知乃經京
師歸大坂以告彼三箇條秀賴主先入
之言積而不納其言旦元曰三箇條未
嘗出於旦元之心乃是家康公之微
意也若不一肯之則万事壞矣宜深思
遠慮以復言於關東也於是退出秀賴
卿召治長紉木村長門守重成曰旦元
歸自駿州所謂三箇條皆天下之大毒
也當如之何幸有織田常真信雄刺髮
插常真

在此地汝等往而謀之三人就以謀之
治長且曰旦元使於駿州宜為秀賴卿
善處之也然却為本弓佐渡守正信之
姻致列候之奔轉賄賂不咨稟于秀賴
卿而合心于關東約以淀君為質并謀
宅地之營是以下度上之驕其罪當死
請誅旦元微示謀叛之跡奈何常真掉
頭曰吾子所言甚暴也於今之世敵于
關東譬如抱石而臨淵也旦元故大
閣之舊臣忠而有智豈有妄舉耶必有

故也不覈其故暴聽婦人之言而誅之
雖悔何益凡婦人之性多猜疑以致亂
凶不為不多願於七組之中若大坂兵士
為七組相與撰其人使于片桐氏
推問其故然後謀之可也秀賴卿乃命
速水甲斐守時之往問其故且元曰
家康公所謂三箇條若不一肯之則禍
端從此開矣何也一則秀賴卿之臣修
造兵器習軍進退二則多招聚浪人充
滿于大坂堺津是有聚兵之跡三則大

佛鐘銘亦有祝詛之跡然且元旁智慮
辯吾無他思可謂忠矣又熟思之三條
出于正信之口而實家康公之微意
也但想三尼不之知也是以疑謂出于
且元之心抑且元如此處之其有遠慮
在焉夫大坂城天下之至嶮也然獨聚
浪人僧巫山賊強盜之徒而無大國列
侯之助而以家康公父子率天下之
兵攻之隨其城猶反手也是吾遇禍不
旋踵吾欲免急難也故約以淀君為質

木

者

副以宅地之營品川地形不平獲而築
 之當歷一歲然後自大坂運下材木而
 造構之又當歷數月造構事不詐稱淀
 君罹病又後歷數月而於此間潛通于
 列侯群牧之有怨關東者以合謀撫愛
 士卒勞育鄉民則與從者亦衆矣
 家康公年已七十有餘幾久于人間乎
 哉薨後天下必應有變考時計勢而動
 庶幾其有利矣臣之遠慮如此然以檢
 人在側交成貝錦忠謀却為袞讐可勝

嘆乎時之屯頭婦謂秀賴卿審舒其故
 且指且元為忠臣秀賴卿亦頗以為善
 矣治長乳曰且元慢君行私及見糾責
 辯佞利口以慢為忠其罪不輕也常真
 曰有所憎惡故以是為非陷人于罪則
 是嫁禍于君也假令且元無忠貞之心
 而其言是也則當採用之秀賴卿惑而
 不能一決之木村重成獨進揚言曰先
 入三尼之言以猜且元之謀以是為非
 是素與且元不和故也抑曩者家康

公之於三尼以愉色待之命正信天海
潛誘三條且元諾之則賜款待故三尼
怪之君臣猜之古昔范增輔項羽范增
不去則天下不歸于沛公故張良陳平
以竒計殺范增然後沛公遂得天下今
且元是君之范增也正信等用張陳之
策使城中離析自至滅也夫受恩德者
常人猶盡忠况於且元乎常真亦感之
秀賴卿亦將從重成之言治長乳觀之
二人就隱所相謀云昔者常真與大閤

戰于小牧長之手也為家康公所助
大得其恩德是以陰輔家康公甚矣
其言固難信也重成是乳母之子怕寵
高慢且負文學然實怯弱屢為人所辱
而不知報但有口才飾怯為忠如今誅
且元則兵乱起矣怖之故其謀如彼夫
殺逆臣忠也且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即
矯秀賴卿之命呼且元于城中以殺之
可也常真風聞其謀潛以書告之且元
且元臨將朝披書稱病而歇朝告之京

北戶板倉伊賀守勝重乃與弟片桐主
晤元重子片桐出雲守高俊關門列兵
以待子治長乳等襲未是以大坂城中
驟然騷動織田有樂稱從四位下待從
長益五郎之宅在片桐氏隣故入城中之
兵于此以俟戰期秀賴卿近臣令木源
右衛門正詳適旦元之宅詰其故且元
答曰君聽讒人之言將誅我我有忠無
罪故及此耳豈有他耶正詳退告之秀
賴卿秀賴卿曰彼故大閤寵臣有忠無

私今何復有二心乎關東予然以雜讒
故彼列兵據宅是以不得已而將誅之
且元而無異心則秀賴亦豈有憤乎乃
自執筆作書使時之正詳賽之旦元拜
闕且感且喜兩淚交下二人歸而報之
旦元亦奉使者乞曰二人所報果賜聽
納則請者有樂宅中之兵矣然則臣亦
去宅中之兵於是去而兵城中騷動亦
已然後秀賴卿呼七組之將曰頃日且
元歸自駿州所呈三條皆天下之重事

也將與汝等相謀以答駿州然因雜譏
且元起兵城中騷動關東若聞之必帥
師而來汝等宜不忘大閤舊好振忠相
戰也因亦賜刀七組之將拜而戴之謹
而諾之治長亂怒秀賴卿與且元相和
乃不敢咨稟招聚家人浪士將殺且元
城中騷動東西擾亂且元招聚子弟臣
僕橫戈開宴閉門以待又以奇計流言
于城中云城中大半合心于關東若有
事于城中必有先害治長等者是以城

岡

中相疑且懼且元之武勇無敢殺兵者
也於是且元奉使者于秀賴卿曰臣受
大閤之厚恩苦心尽忠罔所不至而納
謬言將殺臣臣豈辭之請速誅戮矣又
告治長等曰吾子逞私怨以臣忠為不
忠將誅戮之行以釀天下之亂謂之忠
乎請速來殺我矣治長等懼不能答然
後秀賴卿召七組之將今就誅且元七
將猶豫不決伊東丹後守長實堀田圖
書助勝喜將平之彼此來往而不成是

去

以秀賴卿使且元者大坂而棲于紀州
高野山且元與子弟帶甲曾裝弓箭鳥
銃出玉造口歷河內國入于采地茂木
城而據焉石川伊豆守貞正亦相次而
者適于泉坂兵大坂城中外聞之騷騷
擾擾雲散雪亂以為兵戈既興農夫賈
客携資財率妻孥而逃避焉秀賴卿召
治長曰近來騷動聞于關東其必帥師
問之城當速積儲兵糧也治長出金
銀糴米于大坂泉坂尼崎獲貳拾萬石

去

招聚四方浪士飛檄文于諸邦於是信
州真田左衛門幸村長曾我部宮内少
輔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明石掃部助
全登仙石宗也後藤又兵衛尉基次御
宿越前守正倫山口丸馬助定弘小倉
作兵衛尉行春等馳聚稱凡六萬餘騎
又以書招前田肥前守利常嶋津薩摩
守家久皆不應矣○蓬菴公在阿州德
嵩城西郭秋末秀賴卿使者木保半之
丞持秀賴卿内書并大野修理亮治長

副書而求其意懇求以蓬菴公為總
將然公不許為一以狗關東為志平記

○京兆尹板倉伊賀守滕重飛羽書于
本多上野中正純以告大坂騷動之故
家康公聞之即命自駿別至京師群將
帥師會于京洛又命藤堂和泉守高虎
井伊掃部頭直孝松平下總守忠匡守
護洛中松平隱岐守定勝守護伏見城
其他處置無所遺漏又遣大野壹岐守
氏治治長之弟于大坂以問將誅

旦元之故又有命適旦元所據淡木之
城

○家康公將征秀賴卿之議既決矣於
是至鎮公兼命且姑婦于阿別以成
軍備而後上大坂此頃足利尊氏之苗裔
平寫義種義助在阿州平島秀賴卿命
米村新次乘小船至于勝浦郡小松嶋
之邊以招平寫父子然公以武略使
平寫父子與秀賴卿絕交又命群臣諸
士與秀賴家人有族類故舊之親者皆

正姓名、獻誓詞、禁絕之通云記。○此頃
大坂之兵將燒堺、津津、主警乞援兵于
且元所、檉茨木城、且元遣援兵、路中遇
大坂之兵相戰于尼崎邊、且元之兵大
敗、秀賴、卿聞而大歡、以為軍之吉兆、然
後定四方警衛之將、聚士卒、列兵器、以
俟關東軍兵之來。家康公亦下軍令、
以水戶中納言賴房、卿為江都留守、而
自帥大軍、發駿府、時慶長十九年甲寅、
十月十一日也。○十四日、至于遠別濱。

松、蓬菴公到此、執謁、戰記、合田所撰
譜云、訖于江戸御普請、嗣子至鎮、在于
幕下、時大坂隱謀、奈覺、因茲至鎮、遣使
于蓬菴、告可參勤于江戸、故蓬菴即
先遣使於本寺、佐渡守、而不日出阿波、
廻南海、十月十五日、漸泊于三刈、吉田、
時聞、東照大權現、被駐旌、旌乎三刈、
岡崎將征謁焉、本寺上野、外奉旨、自岡
寄告、報曰、此行廻南海、至忠深切、不及
至于岡崎、直至于江戸、可奉謁、台德

叮

院殿使者於同列藤川傳此旨因茲東
行於相模列藤澤奉謁台德院殿上
意可噫即往居江戸此時大多和長右
衛門為大坂知郎官親戚之女在浣殿
之側聞蓬菴公若到大坂則將執而
為質以釣至鎮公云示而乃竊以書
告之大多和大多和密以告蓬菴公
曰陽稱上大坂而阿州奈船陰環南海
可也若陽稱環南海恐有海上妨之者
也公隨其謀大多和聞公既奈船

然後獨留一僧于官邸乃逃藏其蹤大

和氏忠
節書

十一月朔日家康公在洛陽二條城
分賦列侯群牧以攻戰之方當此時
至鎮公與淺野但馬守長晟鍋嶋信濃
守勝重山内土佐守忠義等十七人相
約張陣于大坂城之西公則陣于撰
別勝間以塞西國通船之路○六日池
田左衛門督忠繼等伐大坂中嶋之營
而略取焉○征夷大將軍秀忠公以初

法

冬二十三日祭江都今月十日至伏見
城十一日至洛陽謁家康公十五日
家康公祭洛陽中食于木津至于南都
而宿焉秀忠公亦同日祭伏見至于
牧方而宿焉翌日到于平岡遂至于平
野而留家康公亦出南都遊于渚陞
寺遂至于住吉天王寺而留天王寺之
坤隅有山名茶磨家康公於此更名
勝山以定陣所○十九日當作十八日父子
會于勝山而聚諸將以謀軍事

合田所撰譜云十九年大坂陣今至鎮
軍于接刈當作木妻十一月十八
日為欲相攸至于木津家臣稻田修理
亮中村右近從之且川路者令森甚五
兵衛乘舩共周覽水陸之地祇直至于
茶磨山奉拜而御所備述地之利不
利又請攻取織多崎御所許諾今本
多佐渡守再召至鎮曰此處古來亦不
易奪之因令淺野但馬守與謀無害至
鎮奉尊命而出然至鎮獨率兵往攻織

去

多崎十九日黎明追逐敵船即時棄勝
欲達上聞遣西使於本尋上野女許
而使於住吉述其趣則賜上使四人於
穢多崎安藤次右衛門本多藤四郎
至鎮對上使告自攻取此處之事
上使聞曰此事可彌達之乃者矣此日
之先駟家臣山田織部佑樞口內藏助
水路之先駟森甚五兵衛也共達上
聞又賜上使而使退軍雖然此日不退
營柵修備令家臣中村右近及諸士守

禦之此難波戰記以為穢多崎府城之
自昔進退不自由之地也大坂軍

將明石丹後守全延之兵植赤白交色
之干旌懸赤色暖簾之馬幟相聚而為
群掘地以為堅而公之兵建万字之
旌旗舉四半鳥毛之馬幟耀于旭日翻
干朝風急攻其所守船敵不能支雲擾
葉散雖全延揮麾勵兵而不能禦戰奄
然逃去公之家臣稻田修理亮中村
右近山田織部佑樞口內藏助進自陸

去

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進自川因勢乘
勝遂拔其地即馳而使報之西使至于
住吉上野女上聞於是家康公以
行人橫田甚右衛門真田隱岐守渡邊
治右衛門本多勝四郎勞之且命者兵
然恐敵再來聚使中村右近添樹堅柵
留而守之此邦人傳言西使是石川甚
右衛門中條次右衛門至于勝山一使說
長右衛門和上聞乃賜湯澆飯二人
頃戴了且出巾披之包卷中餘飯曰

界

殿下之恩賜及界人世所稀也將携婦
以頒與所留織多崎之兵家康公聞
而感之甚兵乃賜兵士以大行厨可以
食百人者傳言大行厨今猶在猪山城
厨○慶元記抄云大錄曰織多城天正
四年本願寺門跡光佐據于大坂城之
時渡邊村織多與之構小城于下博勞
之岬而居焉故名田織多城是木津川
之所流入而西海第一之要害也薄田
隼人正高實守護之時至鎮公自

日

阿列行著船于泉列堰津構營于勝間
村繫船于難波入江船將森甚五兵衛
以智畧拓其近邊漁父詢穢多崎之事
漢父曰大將及諸士每夜入市井引盃
酒弄女色夜明而後歸城故城裡雜兵
懈怠而無守氣矣至鎮公聞之十八
日自乘小舟伺其虛實殿下父子召
諸將於勝山公自其伺處直至勝山
曰穢多城可以畧取焉殿下曰此地
要害堅固西海第一之咽喉也諸士從

前不能畧之而今始攻之若不得其利
後功不可成也宜用兩將乃命至鎮
公與淺野但馬守長畧畧之是以兩將
定軍謀十九日未明長畧則自今在家
而出至鎮公則自勝村而出各從水
路而進雖各爭先而至鎮公之舟速
著岸第一番進旌旗兵馬此時薄田花
從兵不在城中唯少夕殘兵防之然尚
攻勢難支避易退于博勞淵於是兩將
直入于穢多城故四人檢使報命以先



查為至鎮公此或曰至鎮公歸自
勝山召集群臣相謀曰約明日卯刻可
進然宜寅刻進然如何老臣稻田宗
心林通感曰宜丑刻進然想但列君亦
應丑刻進然於是定為丑刻丑下刻然
勝間村長畧果同時進然至鎮公
之兵先登而畧城此時山田織部樋口
內藏助先登然軍功下士岩崎與右衛
門上城堀建馬然又森甚五兵衛然櫓
法破水門敗城堀從水路一時直進而

毀壞之淺野家船將植木小右衛門植
木七左衛門亦謀以丑刻而然相競而
進然森甚五兵衛前夜豫察著船處然拔
捨水路之然故森速而植木遲者以此
故也云雨○二十五日家康公賜
蓬菴公內書于江都以賞公之軍功
矣○此後上校中納言景勝佐竹右京
大夫義宣之兵與大野修理助治長木
村長門守重成之兵戰于野田福嶋今
福嶋野之間互有勝敗今不悉記

一本云雨ノ下ヨリ
二十五日ノ同ナリ
シタカノ白紙ナリ

○合田允撰譜曰伯樂淵者敵軍扼固
后月二十九日當作二十七日至鎮率精兵水
路者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及諸士陸
路者中村右近等水陸俱進往擊破之
于時森甚五兵衛竭粉骨森甚大夫森
藤兵衛合鎗共得敵首森藤兵衛病創
死森長左衛門廣田加左衛門相共得
一首其外傷者不知幾多也此難波戰
記以為伯樂淵以東為前有二大河西
有蘆嵩南北有大溝設堀構槽造水戶

于東西可以容六七騎之兵矣秀賴卿
命薄田隼人正兼相守之十一月二十
八日或當作二十九日石川主殿頭忠
總率士卒伐而畧之方此時軍將薄田
兼相乘夜出市井召集娼娘酒宴沈醉
卧而不知前後從軍亦飲于市井而不
歸其所留之兵皆諸國烏合之徒諛數
輩而已是以及敗良久之薄田率士卒
未望見城既為敵所畧而歸于本城石
川遣使于蜂須賀公云伯樂淵之砦

○合田所撰譜曰伯樂淵者敵軍扼固
同月二十九日當作二十七至鎮率精兵水
路者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及諸士陸
路者中村右近等水陸俱進往擊破之
于時森甚五兵衛竭粉骨森甚大夫森
藤兵衛合鎗共得敵首森藤兵衛病創
死森長左衛門廣田加左衛門相共得
一首其外傷者不知幾多也此難波戰
記以為伯樂淵以東為前有二大河西
有蘆嵩南北有大溝設堀構槽造水戶

于東西可以容六七騎之兵矣秀賴卿
命薄田隼人正兼相守之十一月二十
八日或作二十九日石川主殿頭忠
總率士卒伐而畧之方此時軍將薄田
兼相乘夜出市井召集娼娘酒宴沈醉
卧而不知前後從軍亦飲于市井而不
歸其所留之兵皆諸國烏合之徒諛數
輩而已是以及敗良久之薄田率士卒
未望見城既為敵所畧而歸于本城石
川遣使于蜂須賀公云伯樂淵之砦

某一人以士卒畧之。公聞之以為若
 救兵來自本城則危矣。副以鐵砲三百
 張令以守之。此今按二說不同。嘗聞二
 十六日。上使橫田甚右衛門來曰。使
 九思長門守守隆攻伯樂淵阿波守亦
 當以明二十七日早朝師兵而至。以俟
 九鬼之報也。是以二十七日未明。或作十
八日或作二公帥兵向伯樂淵森甚
 五兵衛村重森甚大夫氏純乘小舟二
 艘稱為加于九鬼長門守之軍向于伯

樂淵氏純則與舍弟森藤兵衛村近廣
 田加左衛門元重森九左衛門同舟舟
 中開樽飲酒時村近率然戰栗元重見
 之曰望敵之近戰栗未審戰場如何村
 近正坐大怒曰奴加左衛門汝雖狀貌
 魁偉有力而至于向敵則一旦我豈劣
 于汝乎哉。村近為人短少而肥。點爾
 乃將共乘伯樂淵砦然砦上頗飛銃丸
 而難急乘於是村重令人告曰如此則
 乘砦也難不若竊使群兵持旌旗為銃

潛至砦下一時連放鳥銃則敵當驚而
 逃退宜待之以乘砦也氏純領之乃命
 村重家臣鈴江加右衛門長定高田又
 右衛門某使人持兩舟所積旗旗花鳥
 銃二十張潛行蘆葦之陰到于砦下阿
 波吐口即揚旌旗放鳥銃二十張共奈
 敵果驚便退二艘之舟既至涯森藤兵
 衛村近以鎗罇為杖飛下稱一番乘附
 行砦門傍之忍返外壁上小御柵斜步長釘
 返之思乘而入焉廣田加左衛門元重將

相繼而乘既執忍返誤而午滑落地時
 見其僕走來招之蹈其肩為梯亦乘而
 入焉元重未入之間森藤兵衛村近既
 與城兵薄田傳兵衛交鎗薄田之鎗刺
 村近之胸村近雖被刺而尚攀進遂殺
 薄田矣及于元重方入則敵既退去是
 以揚聲屢呼返返進而打破門門引我
 兵而入我兵連綿乘砦而入人人揚聲
 呼返返時城兵七八人以鎗為杖而列
 森村近為敵所刺傷痰不能起而午持

敵首宛然而居望見森甚大夫氏純過
其傍而舉聲曰甚大夫殿村近負手稱俗
被疾曰氏純誤聞以為稱遭手俗稱
遺負曰其勉乎哉我亦不劣直進先陣森
甚五兵衛村重欲使敵望見吾兵踰河
而入乃以旗幟及綿布白襦之類著于
長篙列建芦嶋乃揮麾曰壯士不可深
入唯略其地是以後于諸士而衆答曰
俟壯士未今交鎗諸兵聞之回首瞻村
重唯氏純不顧直進舉聲曰森甚大夫

氏純一番鎗稱一頭番鎗與城兵本間仁
兵衛重高交鎗本間素有鎗法練達之
名而鎗勢動為氏純之下大患之以其
鎗從氏純左手之槍柄遂刺其左乳上
氏純閃然轉身于左是以本間之鎗噤
而不中氏純以其鎗排遣本間之鎗本
間不覺辟易氏純深刺其左之肚腹本
間因捨槍拔太刀氏純復以槍自涎金
刺其咽喉本間昏倒使柳之以鎗尾小
刀裁其首而不可故覆其尸而裁之城

兵見之平子丰騰平子茂兵衛小河四
郎右衛明渡邊金大夫小河九郎右衛
門長野半右衛門寺本八郎右衛門辻
仁右衛門矢野理左衛門及平子從軍
佈生甚之丞翻然向來是以氏純以本
間重高之首及兜銀月立物属之家入
已則執鎗向進當此時也森甚五兵衛
村重為槍揚進退之今回首見之森藤
兵衛村近被重疾持敵首宛然而居村
重問曰藤兵衛如何為子村近曰敵首

既獲而疾重不自由也村重勵之曰壯
士被輕疾豈有不進者乎表將共向敵
矣乃懸村近于肩置之舟中村重此時
織傳今在其家村近之此時氏純則向
血濺其羽織其蹤依然敵三人交鎗廣田加左衛門元重森長
左衛門元直馳来元直拔刀鬪毆元重
交鎗刺一人而倒之元直舉声曰其敵
也我亦橫擊其足也元重曰雖認獨我
殺之而足下亦擊其足則足兩人共殺
也猶進而遇敵則是我獨獲也獨言而

進城兵平子主膳正與詮棹鎗馳來森
柑重家人新見太兵衛飛銃丸中平子
主膳之肚腹平子痿痺森氏純家人甲
常忠大夫年二十四走進將毆平子平
子素強力之勇者也雖被瘡猶強戰四
宮亦壯勇強力遂殺平子主膳自是城
兵崩亂敗北森家之壯士爭先逐北而
四宮忠大夫既殺平子持其首到下伯
樂淵水涯飲水而休池田宮内少輔忠
雄公之海師橫川次太夫未曰見得壯

士獲好首願我與吾子以為兩人之高
名四宮勵声曰武士之高名在晚與志
豈可以高名分與他人乎將去水涯時
橫川次大夫使其黨人大有力名楫柄
者後抱四宮又使多人前擁之以奪平
子主膳之首然四宮戰後勞倦不能追
之當此時也森家壯士逐北不已城兵
小河四郎右衛門殿千敗軍森甚大夫
氏純其他一族十四五人逐之小河自
橋上回頭曰敵則意外是寡壯士反未

反來自執十文字鎗以及未諸北者一
時反來森九左衛門以鴨嘴槍衝小河
四即右衛門之煩車而串之小河捨槍
而走衛門鴨嘴槍今傳在甚大夫家九考
於是城兵皆敗走故阿別兵畧伯樂淵
砦中村右近重勝率諸兵而入焉石川
主殿頭忠總亦帥兵自葭嶋之陣向伯
樂淵砦然水深非船不可渡也是以排
徊躊躇既而乘燒殘舟自土佐座口而
入於是石川之兵亦悉入未故砦中之

兵尽敗走無一人存者焉此時九鬼長
門守之兵猶未未然須臾之間攻之拔
其砦矣時有武者達大中白右耳之旌
備于先陣背插金大半月之幟衆庶毛
馬置金覆輪鞍率兵四五百許向伯樂
淵未人皆以為伯樂淵砦大將薄田集
人正兼相然因其他既為蜂須賀氏石
川氏所略望見之呼聚敗軍之兵中途
退去是故至鎮公命中村右近重勝
副以鳥銃三百張護伯樂淵砦然後

至鎮公至勝山奏其事呈所獲敵首以
備監檢 家康公視本間仁兵衛首曰
本間我幼少所能知之剛者也項者巡
見伯樂淵臨之此銀月立物曜十日顯
其所舉動秀于等夷因下淚矣次視平
子主膳首玉顏淳然勵声曰平子麻乙
怛奈麻乙怛奈方言也主膳嘗三敵于
家康公故云爾而後召也田宮内少輔
忠雄君曰汝家人擊殺平子主膳此者
雖賤亦當與祿善遇之既而田宮忠木

者

夫傳而聞之心懷遺憾將賴森甚五兵
衛村重森甚大夫氏純建明平子之首
忠大夫實獲之而為橫川所奪兵是以
干森密聞之于 至鎮公公曰忠大夫
之遺憾不亦宜乎然橫川之所仕者我
女婿也若無武烈之臣則我所當相輔
也唯冀勿建明之忠大夫之軍功則我
既識之天下靜定之後我當圖之是以
忠大夫不得已而歎焉森九左衛門以
槍串小河四郎右衛門之頰車而干森

紛擾之內謬不奏其事九左衛門恨之
持鴨嘴槍自兵舍出奔不知所行也森
藤兵衛村近傷痕在兵舍中族類勸養
義子村近曰我無妻子影相予雖死
無所繫于心何娘義子為子哉慶長甲
寅中冬二十九日曉没于兵舍享年二
十八渚諱清用常薰葬于大坂雜魚場
然後 至鎮公召森甚立兵衛村重問
曰村近無子耶村重對曰無焉 公曰
無妻或妾耶村重對曰亦無焉 公又

曰未没之前無所願耶村重對曰是亦
無焉 公曰無是非可言親族宜慰其
止矣因賜黃金_{以止}
今按方此時阿別軍功至大也是以
他日 家康公 秀忠公皆賜感書
以賞之是天下之所共識也而戰記
一以按此淵答為石川氏之功可謂
僻筆矣又聞薄田隼人正兼相此時
有軍事之可咨稟而登其本城夜半
曉而歸于伯樂淵而戰記以為此夜

去

兼相飲于青樓不知寔然否乎

○二十九日朝至鎮公移居于阿波
咥口官邸○合田所撰譜曰二十九日
之夜望見仙波民屋炎上既慮敵自焚
晦日黎明往見之敵軍逃者殘黨狼狽
追之擊之奪小旗舉之此後因嚴命
陣于南御堂自是所至于本町橋隔七
八町七八町之間無處伏擊故中鳥銃
者亦有之此難波戰記以為石川主殿
頭忠總家人大久保八郎立郎等十三

人二十九日之曙上船入于船場或作仙波

望之唯有雜人少許而不見敵兵是以

多殺其人採敵所殘之幟而歸告之石

川石川喜悅遣使於蜂須賀公曰忠

總畧取船場宜就何所而陣耶公聞

之即發軍兵建万字紺地之干旌翩四

半鳥毛之馬幟陸地則使中村右近中

田織部佑通口内藏助進水路則使森

甚五兵衛森甚大夫進公馬上呼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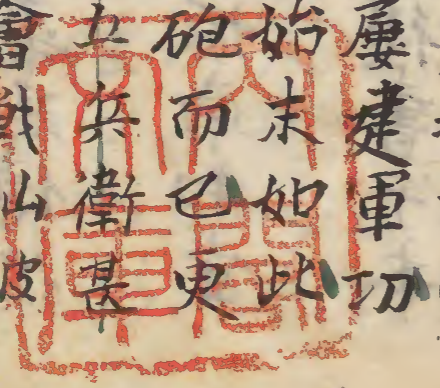
川之使曰陣所宜闕于幕下直入船

場閤與敵相戰森甚大夫力戰合鎗
得首一級森長左衛門廣田加左衛門
得首一級森勝兵衛力戰傷深歸營而
死與藤兵衛之合死船場守將小河四郎右
衛門目擊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以鎗而
進西人以鎗衝之殺敵數人森亦被刺
頰車敵中渡邊奎大夫小川九郎右衛
門長野半右衛門寺本八郎右衛門中
仁右衛門失野利左衛門等踏雷合鎗
有戰死者有得首而歸者 公使士卒

持首二級獻之 幕下曰畧取船場史
官乃記第一番阿波守石川亦令士卒
持所奪取之幟以上呈焉曰畧取船場
又問宜何所而陣史官乃記第二番主
殿頭翌晦日敵於天滿仙波之閤放大
引兵而入城中是以 公及松平宮内
少輔松平土佐守錫嶋信濃守淺野但
馬守石川主殿頭九鬼長門守等揚之
入于船場而張陣季冬二日 家康公
亦巡省来此也

令按茲月二十九日朝至鎮公自
陣處移居于阿波岫口官邸既而
兵攻仙波町砦以放鳥銃敵亦以鳥
銃相應及于日已暮仙波町火氣
公曰見得敵已退入城中請促兵而
拔之公曰我不數日畧取攝多伯
樂而砦然則今當誚誘敵兵以擊滅
之也我恐敵兵以奇計故退入城中
諛雅謂勝而占兜其今此所也宜用

休候覘之宗心有感而退獨言曰為
幼君被間然也乃馳馬入于仙波町
砦拾敵兵之小旗未公視之帥兵
乘馬略取仙波町砦即鞞所拾旗幟
于勝山家康公以公屢建軍功
稱嘆不已夫惟仙波町之始末如此
則二十九日日間互放鐵砲而已更
無攻擊會戰之事且森甚立兵衛甚
大夫此時猶在舊陣所無會戰仙波
之事至若森藤兵衛之被瘡及渡邊



率大夫數人之進出則皆伯樂淵之
戰也然戰記以為仙波之事其傳偽
也甚矣

○三十日 至鎮公移于大坂南御堂
而陳焉

十二月三日夜織田有樂齋復書于本
事上野少後藤庄三郎云從來屢諫秀
賴卿而不見聽而今如此非吾力所及
也 家康公聞之謂本多等曰汝等當
以講和之議達之織田氏也○十日織

田有樂齋大野修理亮使村田吉藏米
村權右衛門未于勝山述講和之議本
事上野少後藤庄三郎引二人達于
台聽 家康公聞之謂曰今般招聚浪
士搥城而叛大無謂也然浪士不可殺
也秀賴當去大坂之城以殺大和之國
也不然則當填塞城壕塹也以是講和
令天下之民安穩可也二人唯々而退
其後兩使復來曰若以母氏為質則
家康公父子之於秀賴何復有疏意耶

但浪士不可逆也。亦養育之用不足請
為之加穀祿也。家康公以為無與祿
于浪士之義兵而使使者歸矣。二位局
阿茶局亦美。家康公之意以述講和
之旨。淀殿不得已而聽之。有樂齋修理
亮等百方勸之。秀賴卿曰。汝等之言乃
前日片桐且元所策之意也。前日汝等
以為非及于今則以為是。是秀賴命之
窮也。今日忍辱含汗。只以不殺士卒為
可而已。其速講和哉。且元之忠言。頭干

今日居然受後世之嘲哂也。悲淚交下
有樂齋修理亮報云。赤面然含悅而退
命田所撰譜曰。十二月十六日夜丑時
大野主馬密自城。發兵擊至鎮軍家臣
合鑓殺敵敵軍大敗。中村右近及諸士
傷死矣。稻田修理亮被創。稻田九郎兵
衛得敵首。岩田七左衛門亦合鑓捷報
達。上聞漏此員者。家臣之從者長谷
川小右衛門合鑓被創。四宮與兵衛橫
井十兵衛鴉飼七郎左衛門共得敵首。

此外或得首或被創或戰死者幾有之
此難波戰記以為大坂本町橋通街北
則松平常內少輔忠雄南則公各設
柵相迫城中本町通街總將大野主馬
麾下塙團右衛門等淳然謀夜襲之事
主馬曰可也然不可以小兵襲南北西
宮也且於蜂須賀有船塲之怨只亘襲
南宮也於是十六夜或曰北塙團右衛
門米田監物帥士百二十四人其他十
條又八田積一即兵衛自奮馳加焉步

卒將三宅入兵衛橋本平右衛門安井
庄右衛門牧野小田等列鳥銃百挺于
城門前橋外以備敵之追來然後圍布
衛門以下潛出門外襲公所陣南御
堂之營而發關聲近營聞之周章騷動
公營不敢騷翕然合關聲固守相待敵
兵馳向交互隱頭又火燦爛而相戰聚
散離合千變万化交勝互敗傷死頗多
敵兵脇坂又右衛門竹村新之丞坪井
喜右衛門以上十四人並枕而死

公慶臣中村右近重勝自聞敵襲未即
執長刀當於前後激於左右以鬪刃傷
數所猶進相禦敵兵引退重勝追而到
橋木村事右衛門伴袁大夫等回來相
戰遂為數鎗死稻田修理亮示植亦得
疾然見敵之退而追逐飛鎗以衝木村
彦左衛門木村刺于鎗而引退稻田九
郎兵衛十五歲亦追北得首岩田七左
衛門亦追北力戰得疾鶉飼七郎左衛
門四宮與兵衛橫井十兵衛亦各得首

級死者亦二十三人焉此止傳云七左衛
門闕餘猶追至城門時門既闕七左衛
門以鎗柄衝敵門扉高戶曰蜂須賀阿
波守臣岩田七左衛門追敵來此有負
勇者請討殺我然城中寂無應者於是
而退○十七日早朝獻使者于勝山詳
報夜襲之事 家康公 秀忠公歡甚
以板倉内膳正重昌問夜襲委曲之事
午時召 公曰夜襲出于不意而防禦
立奇功真可感悅矣稻田修理亮帶疾

一本圖下三行
白紙三有之又系
一行五下白紙

而出見家康公視之曰前日破伯樂
淵之營森甚五兵衛甚大夫合鎗廣田
加左衛門森長左衛門等得首前夜之
防戰亦神妙也後審極之可以賜感書
矣此時蓬菴公在江都家康公賜
書曰昨十六日之夜於大坂船場敵為
夜掛突出候所阿波守審處堅申付無
異義則時出合隨分者共討捕之無
比類勸談以感思召候委曲本多佐渡
守可申也

家康

御黑印

十二月十七日

蓬菴

○仙波夜襲之時稻田修理與田村林
藏院隔墮而交鎗勝負未決時打太鼓
收斂戰事故林藏院告修理曰既打收
斂太鼓與吾子交鎗止此修理亦點頭
曰然則互換槍以為他日之證修理自
取槍授之林藏院林藏院亦自取槍授
之修理而別令稻田家之所藏十文字

之槍即是林藏院之槍也他日林藏院
寄書修理修理報書其文曰
雅樂中道奈呂古其孔一八亦之有在修之其方後
以修傳之別他波表其討之為之如之在佛之修之
子之其物表物之修之其方今亦亦修之也如之其修之
物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
い川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
之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
如何一向向者かい之修何者為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
百子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其修之

福田修理宗祐

九月十五日

田村林藏院

某日和議半成常光院二位局阿茶局
等往來而調和之秀賴卿報書云填塞
城中惣埋破壞石壁以為平城唯命之
從也以母妻為質遣于關東者所不肯
為也但有樂齋之子修理亮之子則可
以為質遣于關東也勿憎浪士以戮殺
之勿疏秀賴以忽畧之以是為盟則和

去
睡可成矣。家康公。秀忠公即許應
焉。二十日。父常光院二位局饗場局自
城中未有贈物。且織田武藏守有樂大
野信濃守之孫理亮為質而未。又告填隍
壞壁。乃當用城中之人也。家康公曰。
然則可使京極若狹守奉行也。三尼乃
歸。二十一日。使安藤帶力威瀨牟人永
井右近大夫者諸攻谷。又使松平下總
守忠明。本多美濃守忠政。豐後守康重
為填隍司。又使滝川景前守秋益佐久

間河內守政盛。山代宮內少輔秀宗。山
木新五左衛門義一。警固城門。然後秀
賴卿使木村長門守重成。郡主馬久良
列至勝山。案視。家康公盟。盟詞謂自
今無以疏意待秀賴卿。秀賴卿所領之
地。所養之士。依舊不可以革也。先作葦
押瀝。點指血。兩使持之而還。乃使板倉
內膳正重昌。觀察秀賴卿之盟。重昌與
京極若狹守共入城內。秀賴卿盟詞亦
謂自今無以疎意待關東。無妄招浪士

以謀叛也亦先作莘押灑血重冒持之
而還而盟既畢然後松平下總守等填
隍大野治長曰初約填總隍而已是指
西南外郭之塹而言然今破壞外郭而
及二三之郭以為平地如何乎哉而制
之下總守等曰家康公命曰填塞惣
隍臣等以為凡有塹處皆當墮填也不
唯外郭之隍而已指麾數千人夫忽為
平地大野不及文曰他日當告于
家康公也而退矣其後伊達正宗藤堂

高虎等以本多上野外密上聞曰近
日講和竊謂不可也畢境當有害矣幸
前日合戰今復填隍壞壁為平城是攻
取之利天之所賜也家康公曰卿等
所言有利而不可也凡人有不義之行
必受天之責者古今多矣慶長庚子石
田三成誘五畿七道之列侯以企逆謀
秀賴與之將滅有忠無不義之家康然
天鑑正真是以三成滅亡于一戰方此
時也諸將再三勸殺秀賴然弔思故大

閻之好以宥其死而今慈悲却為雖再
企謀叛以苦万人是惡行之甚以致之
今討之也甚易矣但思人以不義而來
弔以義報之是以講和然此後秀賴又
起不義之行則當得天罰是自業自得
之果也織田信長卿配流足利義昭是
不義也故信長為家人明智光秀所弑
而其子孫衰矣大閻得信長卿之厚恩
官祿無双而大閻弑其子孫是非道也
故秀賴背人望矣武田信玄世以為古

今之名將然詐謀父左京大夫信虎屢
逐甲州以為浪士不孝之罪難免故一
生之問不能弘國且參州野田合戰中
干流矢遂不愈而滅亡矣惟是背道故
罹天罰也如此之類本邦異域其例多
矣某為信長卿之從軍而數得合力故
織田信雄與秀吉卿合戰之時日本國
中之諸將悉屬秀吉卿信雄無由相戰
某獨念信長卿之好戰于長久手而得
勝朴秀吉卿允降故取其國以與信雄

然後某歸于參州秀吉卿以羽柴勝雄
為使元和且以其母與妹為質出之是
以和睦而至于大坂其後也則為彼從
軍而悉滅坂東坂西之強敵盡忠不可
勝數也然則某是與秀吉卿之家人不
同然以一旦有從軍之義無宿秀賴卿
之罪而秀賴又忘恩再三謀叛有誰與
彼梟惡乎自滅之理其可誣乎某不悖
于天道如此不悖于天道則吾子孫之
保國家雖百世而無危矣人聞家康

公此言皆感其誠

家康公與秀賴卿和親既成公乃拜

謁于勝山家康公召見告之曰至鎮

忠節甚可感矣想像于松在阿州漸長

可以細和俗咳兒不用常帶但用及細和俗咳兒不用常帶但用流細和俗咳兒不用常帶但用紬細和俗咳兒不用常帶但用

謂之束之帶謂之賜之曰以與于松公拜戴而

退尋又以謂之上使賜綿襖二領元肩衣

袴黃金三兩于謂之于松君公乃遣之

于國使于松君拜戴旦用之行著袴

于國使于松君拜戴旦用之行著袴

之儀

十二月二十四日將以明朝歸洛陽列
侯群牧朝參舒賀○合田所撰譜云慶
長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權現
召至鎮於茶磨山曰此回竭心罄力勤
勞之功甚有御感可使家臣拜謁御
前至鎮謹遵尊命於是稻田宗心林
道感先進上意懇篤各賜黃金百兩
其次召稻田修理亮賜御感書并御
腰物元重其次召稻田九郎兵衛賜

御感書并御腰物兼元其次召山田織
部佑樞口內藏助各賜御感書其次
召森甚五兵衛岩田七左衛門共賜
御感書并綿衣森甚大夫亦賜御感
書并綿衣且有不達上聞之輩亦隨
甘切之輕重至鎮授感仗界恩祿以慰
撫之此其感書云
○杏陰雜錄二回ニキ
ヨリ者
於大坂千波表蜂須賀阿波守丰紛夜
切出之處合鑊則追崩敵剝蒙庇之糸
無比類仕合粉骨之至御感恩召候也

之儀

十二月二十四日將以明朝歸洛陽列
侯群牧朝參舒賀○合田所撰譜云慶
長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權現
召至鎮於茶磨山曰此回竭心罄力勤
勞之功甚有御感可使家臣拜謁御
前至鎮謹遵尊命於是稻田宗心林
道感先進上意懇篤各賜黃金百兩
其次召稻田修理亮賜御感書并御
腰物元重其次召稻田九郎兵衛賜

御感書并御腰物兼元其次召山田織
部佑樞口內藏助各賜御感書其次
召森甚五兵衛岩田七左衛門共賜
御感書并綿衣森甚大夫亦賜御感
書并綿衣且有不達上聞之輩亦隨
甘切之輕重至鎮授感狀畀恩祿以慰
撫之
於大坂千波表蜂須賀阿波守丰紛夜
切出之處合鑊則追崩敵剝蒙庇之糸
無比類仕合粉骨之至御感恩召候也

十二月廿四日
御書判
今度於大坂千波表蜂須賀阿波守并
紛夜切出之刻討捕首之糸粉骨之至
御感思召候也

十二月廿四日

御書判
今度於大坂表穢多竭粉骨之糸阿波

守達 高聞御感思召候也

十二月廿四日

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

今度於大坂表穢多竭粉骨之糸阿波

守達 上聞御感思召候也

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

御書判

今度於大坂表穢多并伯樂淵竭粉骨

之糸阿波守達高聞御感思召候也

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

森甚五兵衛より

今度於大坂千波表蜂須賀阿波守平
紛夜切出之處合鑓則追崩敵之糸粉
骨之至御感思召候也

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

岩田七左衛門より

今度於大坂伯樂淵合鎗追崩敵剝討
捕頭之糸粉骨之至御感思召候也

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

森甚大夫より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家康公登勝山
二十五日入于洛陽二條城秀忠公
猶在岡山

卯

二十年逢公三十一歳
正月三日家康公登洛陽向駿列

合田所撰譜云慶長二十年正月十一日
日十台德院殿召至鎮於固山御感
於此度之忠烈而下御感書賜松
平氏且賜御腰物順慶左其詞曰
今度於撰州大坂表穢予崎花仙波兩
所竭粉骨勵軍忠之條無此類勸感覺
候因茲賜松平氏者也

慶長貳拾

正月十日御直判
松平阿波守

然後召家臣稻田宗心林道感上意
懇篤共賜黃金百兩次召稻田修理亮
賜御感書并御腰物長光次召稻田
九郎兵衛賜御感書并御腰物延壽
次召山田織部佑樋口内藏助共賜
御感書次森甚五兵衛岩田七左衛門
共賜御感書并綿衣森甚大夫亦賜
御感書并綿衣其感書云
今度於接列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
陣所敵入夜討刻合鐘即時追崩剝被

○稻田修理其以下七人感書ハ
上卷巻録同以有リ

同有リ

合田所撰譜云慶長二十年正月十一日
台德院殿召至鎮於固山御感
於此度之忠烈而下御感書賜松
平氏且賜御腰物順慶左其詞曰
今度於撰州大坂表穢予崎花仙波兩
所竭粉骨勵軍忠之條無比類勸感覺
候因茲賜松平氏者也

慶長貳拾

正月十日 御直判 松平阿波守

然後召家臣稻田宗心林道感上意
懇篤共賜黃金百兩次召稻田修理亮
賜御感書并御腰物長光次召稻田
九郎兵衛賜御感書并御腰物延壽
次召山田織部佑樋口内藏助共賜
御感書次森甚五兵衛岩田七左衛門
共賜御感書并綿衣森甚大夫亦賜
御感書并綿衣其感書云
○稻田宗心等共以下七人感書ハ
上文等御感書ヨリ有リ
今度於接列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
陣所敵入夜討刻合鐘即時追崩剝被

疵之糸無比類勸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稻田修理亮より

今度於接州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陣所敵入夜討之刻令高名之糸粉骨之至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稻田九郎兵衛より

今度於接列大坂表穢多崎臨懸合之戰場竭粉骨之條松平阿波守令洩達之通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山田織部佑より

今度於接列大坂表穢多崎臨懸合之戰場竭粉骨之條松平阿波守令洩達之通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樋口内藏助より

今度於接州大坂表穢多崎荒博芳淵
防戦之刻喝粉骨之條松平阿波守令
洩達之趣感恩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森甚五兵衛より

今度於接州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
陣所敵入夜討之刻合鏝即時追崩竭

粉骨之條感恩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岩田七左衛門より

今度於接州大坂博芳淵懸合防戦之
刻合鏝追崩敵遂高名之條粉骨之至
感恩食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御書判

森甚大夫

日
當此時也東國諸軍充滿大坂而填實
總隍墮壞石壁大野修理亮屢出田曾
謂獨填外郭之隍然填凡城中之塹如
何再三言之然諸人如不之聞故告之
秀賴卿以伊東丹後守青木民部少輔
為使來于參州岡崎問其故時家康
公逗畱在岡崎召兩使見之本多上野
眾侍側而使述言曰去年所賜之盟詞
云唯填物構之隍即隄外然今有司填
二郭三郭之塹毀其石壁如何乎哉

家康公聞之曰我唯命填惣隍耳然誤
聽如此之鹵莽今無可如何定知秀忠
新命復奮而已路中處々逗畱二月二
十八日還于駿府秀忠公大坂城填
塹事畢此時蓋賜歸國之暇于西方列
侯正月某日祭勝山到伏見遂至京師
二十八日祭京師二月十六日還于江
都蓬菴公自本年十月在江都秀忠
公召見有懇命賜吳服并白銀三千枚
然後賜歸國之暇

三月五日秀賴卿以伊藤丹後守長實
為使副以大藏卿二位局永原正榮尼
未于駿州曰去年兵亂擾及河州百姓
退逃全無賦稅是以無俸祿可賜家人
者冀其給賜之 家康公曰尾張宰相
將成昏禮今幸三尾未一人當適尾州
而調護之丹後守亦當先歸昏後我亦
當至尾州亦或直上洛陽訊問擾河百
姓之痛然後可以答于秀賴卿於是四
人皆辭去頃日有飛說之大坂城中買

取兵谷馳馬試劍過於舊日是以大坂
泉界京師伏見之民騷然不靜京兆戶
板倉伊賀守勝重賴之報之駿列及武
州矣秀賴卿亦聞而驚之禁止買兵谷
矣

四月四日 家康公將至尾州命水戶
鶴君後言賴水戶卿為駿府留守又命松
平下總守忠明本多美濃守忠政等先
適洛陽守護 皇居并洛下商家命藤
堂和泉守高虎并伊掃部頭直孝等陣

于淀渡守護兩橋譏察旅客命松平隱
岐守定勝守護伏見城命田中筑後守
忠政細中内記加藤肥後守忠廣等左
右相隨又令西國之軍士嶋津陸奥守
則勿上洛軍令既畢然後發駿府至于
尾州入于平岩主計頭親吉之邸此時
織田有樂之使來告曰觀秀賴卿之行
不悞于殿下之意再三諫之而不見
聽是以起去大坂耳於是十四日發尾
州十八日至洛陽入于二條城矣伊藤

去

丹後守長實及三尼亦自尾州相隨而
入洛秀賴卿以青木民部少輔一治為
使而賀之且告之如前日長實所述乃
召長實一治及三尼曰去年兵乱大坂
近邊百姓逃者若固應無詐矣至于河
州百姓則不可復與大坂同也前冬講
和之後可以止浪士之衆而却多招養
之是何之用乎如此則秀賴之資用當
漸乏也且買取大坂中兵器習練軍馬
之進退一設戰防之備是日本國中之

所流聞也。是以天下騷然無所安堵。然
前冬既結盟矣。豈有此事乎。但舉世稱
之。上下多疑。然則秀賴卿當且移于大
和郡山而居焉。其後修復大坂城隍石
壁等。以完壁焉。然檉州百姓則何為一
兩歲而安堵如舊乎哉。然則不若以大
和國代檉津國也。然亦只可從秀賴卿
之所欲也。而使三尼歸而報之。秀賴卿
秀賴卿聚群臣議之。老兵之徒曰。舊冬
之戰。輔君者小祿。新進之徒耳。未嘗有

去
大國之助也。此城今填。曾破壞難固守
矣。又微勢難敵大軍。不如姑煩家康
公之言。移于大和。以待時也。家康公
柔翰景頌在世。有幾沒後。觀時變。動旌
旗。則故大閣恩顧。列侯群牧。必多輔之
。庶幾亦有利哉。壯年之士。則曰。去此城
移大和。勢力衰耗。生有何樂。且此城故
大閣之所賜也。若在他國。若有變。隕命
貽大閣泉下之恨。遺譏謗于後世。豈非
可耻乎。一向定志。勿去此城。是以致關

東之大軍則勇猛直進防戰及于不勝
則放火于城人久裁腹而死而已矣新
進浪士之徒亦雷同曰此城不可去也
孰觀去年己未關東所為悉是欲使我
君衰替消滅也與喪祿散于四方死而
無聞于後不如據此城而防戰或逆擊
伏見京都以期一生于死之中也秀
賴卿魚頭又使伊東丹後守青木民部
少輔報曰大坂城父大閤所以擲唇沐
雨以治天下盡人力以落成之城也今

去

捨者而之和勿決然不可為也且今所
養浪士奪食而遂之亦非我素意也因
背高喻以招大軍亦所不敢辭也任運
于天而已矣家康公聞之猶欲講和
而使三尼至于往復再三至其終不肯
之然後留而使命板倉伊賀守護之送
三尼歸于城中矣
四月十日秀忠公發江府二十一日
至于伏見二十二日家康公以常光
院花市人後藤庄三郎為使告于秀賴

卿花母氏曰前冬合戰之時將遂相殺
然故大閣之舊好難忘又婚姻之好亦
難捨是以講和未過半年而復企戰關
惱亂億兆甚無謂也故新將軍帥大軍
至伏見將以攻毀大坂城其甚憂之不
忍殺秀賴也今復新講和則可以予和
州等地以豐之至于浪士之養則我豈
掣肘乎哉秀賴卿不告曰唯願一戰死
生存亡仕天而已於是不得已而祭軍
令列侯群牧帥師來自四方屯于京都

伏見盛於雲霞矣○二十八日大野主
馬之兵與淺野但馬守長晟之兵大相
戰于泉州檉井村之邊大野之兵敗北
塙團右衛門亦被殺焉又紀州多賀津
川湯川石村吉野熊野之民因大坂督
責出將相戰與板倉伊賀守麾下之兵
一戰即敗
五月三日秀忠公祭伏見陣于河洲
須奈○五日家康公祭京都宿于星
田農家祭駕之時命松下常慶備膳米

立升其他物唯之唯一長置而足焉又
命諸軍持三日之糧○六日巳刻
秀忠公使久具忠三郎高木九兵衛報
曰大坂軍兵既出于八尾久寶寺是以
藤堂和泉守井伊掃部頭將合戰
秀忠公亦將出師 家康公曰敵兵出
城而戰于郭外即識吾軍之有利也乃
亦出師矣大坂軍將後藤亦兵衛薄田
隼人正之兵與松平下総守伊達陸奥
守等之兵大相戰于大和口亦兵衛戰

沒大坂軍敗北又大坂薄田隼人等之
兵與水野日向守伊達陸奥守之麾下
相戰于八幡山隼人關波軍亦敗北又
大坂長曾我部盛親之兵與藤堂和泉
守高虎之兵大相戰于矢尾久寶寺邊
盛親之兵失利又大坂木村長門守重
成之兵與井伊掃部頭直孝之兵相戰
于若江長門守死之軍遂敗績又長門
守伯父主計助宗明之兵與榊原遠江
守康勝之兵戰于山田而敗退于城中

又大野修理亮真田左衛門佐之兵與
伊達陸奥守之兵相戰于大和口伊達
之兵敗績真田等亦入于城中此夜
家康公宿于平岡城云秀忠公陣于
道明寺前○七日寅時秀忠公進至
大坂家康公進至勝山畔服白袷褐
色羽織被制命本多正信亦服周色袷
及羽織所在麾下列侯群牧各帥軍兵
進圍大坂城中四國之兵以海路遠
未有一人來但松平武藏守利隆帥播

鳥

別之兵來會城中亦自前日出師陣于
城外以待敵軍之來於是兩兵相交處
處戰鬪箭羽為飛嘴銃雷響又大爛々
槍声爆々越前少將忠直先軍令帥二
萬餘兵進攻真田左衛門幸村之陣真
田死之軍亦敗績越前之兵乘勝逐敵
直自仙波入于城中處々放火加之本
多義濃守松平下總守等兵如雲霞相
綿入于城中又松平筑前守帥兵三萬
餘攻大野主馬之陣仍亦入于城中勝

堂和泉守井伊掃部頭之兵亦攻入于
城中因茲列侯群牧之兵逸次入于城
中小幡勘兵衛阿部左馬介乘馬自
家康公旗下進登小坂臨城中火光既
炎上城兵不知而猶出相防然關東之
兵如雲霞加之以尾張駿河兩宰相之
兵攻之城兵遂大敗或逃入于城中或
散行于四方秀賴卿時在櫻門既聞先
陣之敗又聞城兵之墮曰是固在恩慮
非今日可驚也暫護本城將以自害乃

入城中諸將入于千疊敷此可布席郡
主馬良列先自殺成兵藏真野藏人宗
信中嶋或部次輔氏種堀田圖書少勝
喜野々村伊豫守雅春津川左近渡邊
内藏助相次自殺秀賴卿淀夫人登大
守城中最高臨黑烟滿四方而移于東櫓
矣尼正榮自殺渡邊内藏大野修理亮
出夫人德川氏於外達于台聽令
乞宥秀賴卿淀夫人之死關東兵中坂
崎出羽守護送之家康公一說云刑

馬局係佐德川夫人出之于東墮涯
新宮若狹守之弟堀内主水舟護而送
之勝山○八日有台命使并伊掃部
頭本多上野夕安藤對馬守河部備中
舟圍東櫓而護之矣時家康公在勝
山秀忠公在岡山秀賴卿母子在東
櫓家康公使加々氏甚十郎豐嶋刑
部報曰可以保秀賴母子之命矣秀賴
卿曰辱身汗各生不如死然母堂花諸
士強之然後聽之修理亮報之而使兩

使歸報之家康公悅復使兩使報遣
人迎之修理亮速水甲斐守以告之待
迎人之來家康公命用乘輿迎之然
從東櫓警固軍中忽然棄鳥銃於是秀
賴卿自殺毛利豐前守勝永以錯焉享
年二十二淀夫人使氏家内膳行廣斷
命二位局則片桐且元呼之下来送于
勝山其他所侍男女皆自殺家康公
以為秀賴母子来遲乘馬至櫻門聽其
事而憐惜乃上京都○九日秀忠公

歸于伏見城○十日長曾我部右衛
門大郎盛親逃在八幡中內宗右衛門
隨焉蓬菴公使者長坂三郎左衛門
由景一作也得而捕之初蓬菴公以五
月五日到京師此日家康公發京師
是以不能上謁乃命由景從其後以窺
安否歸路見盛親囚之至于伏見以本
多佐渡守達于秀忠公公曰生捕
盛親甚佳乃賜黃金百兩且賜宗右衛
門于蓬菴公至鎮公

合田所撰譜云是歲夏大坂陣至鎮四
月二十四日出阿波乘船累日逢風不
得速行告此趣於本多上野伏許達諸
上聞則賜奉書同二十七日著于淡州
沼嶋同二十九日著于泉州田川此時
阿波國中船稀而諸卒不得同時渡海
陣于田川俟群兵未聚告此趣於本多
佐渡守許以達諸上聞則賜奉書又
淺野但馬守於檜井與大坂兵相戰忽
聞紀伊國一揆蜂起而但馬守歸我本

城因茲遣使於紀別俟歸來之間又田
川近邊一揆欲蜂起至鎮聞之取庶民
之質授與松平宮內成輔之家臣乾平
右衛門而遣淡州由良城以此趣告本
委上野夕許則達上聞而至鎮稜居
於吹飯聞但馬守既平紀別一揆五月
七日午時騎騫赴大坂途中見大坂城
內烟拳竟夜速行八日晨騫着于住吉
至于茶磨山奉謁大權現且往岡山
奉謁台德院殿一○蓬菴公在京及

于家康公秀忠公凱旋而拜謁焉
爾後秀忠公召見有懇命賜歸國之
暇并黃金五百兩於是歸國○二十二
日殺秀賴卿之子國松君于洛陽六條
河原○中國四國之諸侯奔軍兵海上
聞大坂兵敗城陷而還兵于本國獨至
將上京奉賀○二十五日誅長曾我部
右衛門大郎盛親大野道大而梟于六
條河原○閏六月三日秀忠公在伏
見城召公加賜淡路國但除岩屋領

為公邑 公拜授畢有旂乞於是舉一
國賜之采賜朱印先是淡路國由良城
則池田宮內少輔忠雄主之洲本城則
取坂淡路守主之岩屋城則真嶋右兵
衛太夫主之十九日監察官授淡路國
七月賜歸國之暇拜謝而歸矣寬永中
志英公余稻田修理長谷川越前經治
洲本城石壁既成然方此時有一台命
立一國一城之法是以將毀之然以為
西國第一要害之地故存石壁而不設

樓櫓云

七月改元元和○十九日

秀忠公祭

伏見八月四日入于江都

八月四日家康公祭東都二十三日

入于駿府

願元和二年公三十一歲 五十九歲

四月十七日

征夷大將軍源家康公薨于駿府城享
年七十五葬于駿州九能山翌年二月
勅謚

東照大權現四月四日改葬于下野國
日光山
某月某日
都

訂三年 蓬菴公 三十一歲

九月五日 秀忠公有 台命賜御判

物于 至鎮公 蓋 依 舊 之 餘 因 賜 御 筆

之 御 判 物 書 謂 其 辭 云

阿波國拾八萬六千七百五拾石餘淡
路國七萬百八拾石餘都合或拾五萬

七千石 別錄 在 奉宛行之訖可有全領

知狀如件

元和三年九月五日 御判

松平阿波守より

戊午四年 蓬菴公 三十一歲

正月朔日 公撰出國法二拾三箇條

知人謂之御壁書其言云

定條々

第一 於商家中定立軍法被お存候と糾殊少候

法石と同老在大小勿の要嚴糾と承たう候守

第八 國布百疋号或百有國儀を授或封仕等

給人波後息名歟如也之類も之邊奉致也之類也
非指科儀下之題目時之代左給人等是物也之類
之奉致又之類は神族也之類也之類

第九 國布百疋亦由他族時之代左給人等此不換
扱以中ノ寄付魚之類也之類也

第十 國布百疋之類勿端後之類也之類也
連奉水俣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者亦不付水邊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第十一 國布百疋不成也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職人等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傳御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付也

第十二 國布百疋亦由他族時之代左給人等此不換

扱以中ノ寄付魚之類也之類也之類也

第十三 國布百疋亦由他族時之代左給人等此不換

おれおれ様さしきりて身経覚悟友御しの世の中
おれおれ母のの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第廿四 於國中諸事刻川國水田等なる所未
ゆり分者即種他法を借り改尚時川方付方の
力運運事

第十五 國中古所等法防おれ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一年二子し悉也并ふ事取ゆ月族利おれおれおれ
しる金銀利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負取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附子真まの百所借お押お使金存し中

第廿六 借給人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第廿七 走人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宿江宿江走人送人
何し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おれ

弟廿三 國中法公事^刻 利時^刻 代友信人^刻 之新^刻

或^刻 石^刻 姓^刻 多^刻 或^刻 巨^刻 是^刻 者^刻 介^刻 と^刻 お^刻 子^刻 之^刻 孫^刻 也^刻 其^刻 中^刻 有^刻
出^刻 凡^刻 之^刻 由^刻 有^刻 其^刻 別^刻 法^刻 矣^刻 多^刻 有^刻 之^刻 為^刻 代^刻 友^刻 信^刻 人^刻 下^刻 右^刻 統^刻
道^刻 穿^刻 鑿^刻 別^刻 亦^刻 有^刻 成^刻 仁^刻 名^刻 別^刻 之^刻 多^刻 有^刻 之^刻 其^刻 中^刻 有^刻 是^刻 者^刻
多^刻 有^刻 其^刻 孫^刻 子^刻 之^刻 牧^刻 苑^刻 令^刻 持^刻 衆^刻 理^刻 運^刻 之^刻 多^刻 有^刻 之^刻 其^刻 中^刻 有^刻 附^刻
法^刻 公^刻 子^刻 中^刻 有^刻 利^刻 多^刻 有^刻 其^刻 子^刻 有^刻 之^刻 其^刻 中^刻 有^刻 再^刻 之^刻 多^刻 有^刻 之^刻
運^刻 系^刻 之^刻 後^刻 之^刻 運^刻 系^刻 之^刻 尤^刻 有^刻 其^刻 中^刻 有^刻 之^刻 多^刻 有^刻 之^刻
亦^刻 或^刻 捨^刻 之^刻 箇^刻 條^刻 定^刻 重^刻 所^刻 由^刻 也^刻

元和四年正月朔日 至鎮
二月二十日 國老山田八右衛門宗重

没 法 號 勇 勝 院 胡 叟 三 哲 子 宗 登 嗣 職
祿 宗 重 父 曰 山 田 孫 右 衛 門 宗 純 兄 曰
喜 兵 衛 宗 俊 姓 橋 橋 師 兄 公 之 苗 裔 始
祖 居 于 尾 州 山 田 郡 因 以 為 稱 號 宗 純
父 子 事 于 信 長 公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井 伊 掃 部 頭 直 孝 君 夫
人 蜂 須 賀 氏 逝 號 隆 雲 院 殿 山 臺 正 壽
大 禪 尼 元本如此但當移入
未 巳 五 年 公三十四歲 六 月 七 日 故 國 老 牛 田 掃 部 波 掃 部 前

没

稱牛田又右衛門領祿五千三百石主
于阿州三好郡大西城慶長三年戊戌
以子又十郎猶幼釋故以益田内膳次
男清三郎為養子以讓職祿其身退隱
更名宗樹然後兼命為淡州由良城
代賜祿以為隱居料今年病死
于由良城是令牛由又右衛門之先也
益田内膳大近院公之兄而子曰益
田大膳居于撫養城大膳子曰益田飛
彈飛彈子曰仁尾五郎左衛門是令仁

尾内記之先也○牛田清三郎後稱牛
田重郎右衛門有故免職收祿別賜祿
于子某是令牛田二郎右衛門之先也
或云其職收祿蓋
在太坂戰代之前○二十四日公
兼台命帥兵至于安藝初福嶋左衛
門大夫正則幼名市松秀吉公為播
州主護時市松起於匹夫而仕領祿百
石數度軍中勳勇建奇功祿至二十万
石官至從四位侍從拜羽柴氏大膳既
薨屬于家康公亦建軍功屢矣是以

賜安藝備後兩州其祿四十九萬八千二百石餘焉位昇從三位官進叅議任安藝廣嶋然大惡無道饑殺適子八助殺無罪者不可枚拳且縱私慾聚斂倍剋庶民苦之如在炎火之中或縊而死或投于水而後築城違背上命是以公收其國貶正則及子備後守正之子信州有台命使公及加藤左馬助本多義濃守森義作守生駒讚岐守松平宮内少輔松平土佐守帥師適收其

城時家臣福嶋丹波帥兵擣于廣嶋城然正則以手印令去城故不敢拒戰以授城而去七將亦退公留嚴嶋一日而歸人感其智勇世謂之廣嶋陣

庚申六年公三十五歲至鎮公逝于阿別德

二月二十六日

嶋城享年三十五諡云峻德院殿前阿

別太守一作前阿四品心岳義傳大

居士葬于大岡大雄山興源寺治世二

十一年○初公娶家康公之養女

實小笠原兵部有一男三女長女適備
前宰相池田忠雄次曰忠英嗣家次女
子適水野出雲守成貞次女子適前田
右近大夫利豐○某月日以八重蓮色
紙定家懸軸一幅相別廣光カクリ刀一
振為遺物而獻于朝廷○蜂須賀家
之紋先世用柏圓至鎮公初用卍字
千松君十歲嗣國統以其幼少故
秀忠公命蓬菴公為其後見主之為幼
後見輔其行業後政事謂之

至鎮公遺事

至鎮公十五六歲時福嶋左衛門大夫
素見接話公無所明辨只唯々耳福
嶋退而語公之老臣曰我嘗相人多
矣然向素為天下之名將者其唯
長門君歟
○峻德院公之時天下昇平日猶未久
是以諸士風俗質朴禮貌似踈畧而心
情實親若朔望之禮公不冠帶出坐
子上焚火之間二城內大廳在北日之上焚火

之間在南曰下焚火之間蓋諸士登
朝不擇前後進出述賀伏拜乃出宛然
如家人父子之交
○田舍有孝子公悅而賞之無幾又
有孝子有司告之既而有人訛其質孝
有司又告之公命衆議衆皆曰既是
質孝宜罰之而不宜賞之也公曰衆
議非無謂也然予以為假令凡庸亦學
孝子則孝子也猶凡士亦學烈士則烈
士也且今有真惡人而人學其惡則衆

豈怒之乎直當賞之而已若復有學孝
行者出焉則委委益美矣

○有緇竹田六左衛門者俊秀之士也
以其達武藝群國諸候招呼之委公
召而令仕竹田初見公時推髻圍碁
一瞥竹田而不言竹田退告國老緇田
修理等曰某乞辭祿曰何也曰某聞
君之為名將者久矣是以表仕然令初
見君推髻不衣禮服圍碁不言某大
失望是以辭祿國老皆曰且留日日出

仕他日將遂辭祿我曹宜處之也其勿
慮之竹田諾然後每日進仕不復辭祿
國老相言曰竹田至今不復祭言不審
如何乃呼問其故竹田曰當初賴諸老
之言日日出仕唯知登朝之可樂而
不念退朝之為休日復一日積至一
歲余願長仕于君所以不乞暇也諸
老曰是即吾君之所以為名將也歟
○大坂城兵夜襲軍營之後公遣書
于光明院曰

先有之覺之也而事備矣其後居非年忘
存此物而物在亦東中村右近去十月
仙波在法付起其波志力進居貴山
度其力于料浪子云其山日進其時
物以斗大云

三月十日
據河波吉之鎮判

高野山老僧
中

○又賜鶴飼七郎左衛門等感狀云
今度於方板仙波表揚志信等款
可建而官等所教物利被遂云云

時在頭氏為海

慶長貳拾年二月二日

贈同七高倉門后

横井十高 四宮五高 方成門后

蓬菴公亦賜書云

便官氏乃多甚大仍由四宮十高之長缺阿波守
仕勞一切子由示 云在在戰終子為任代等
比類此海系母之仲乃精奪完海之

二月朔日

蓬菴判

贈同七高倉門后

横井十高

四宮五高

此書今在
四宮之家

又賜書云

態深多代仍去乃十高之缺何故身は候方堪力
方切多物代於為而高善舟返在判兵書是
比敷御之之能言為代信分相之少思在感方
方海國之為子生代海之

二月二日

贈同七高倉門后

横井十高

○公與 蓬菴公書中有言云平田治部右衛門之首是稲田九郎兵衛伐而取之桑山十郎右衛門之首是四宮與兵衛伐而取之稲垣又右衛門之首橫井十兵衛伐而取之坪井喜右衛門之首是鶴飼七郎左衛門伐而取之岩田七左衛門合鎗是橫地理右衛門長谷川小右衛門合鎗是市瀬與左衛門市瀬本仕于羽柴右近塙團右衛門本仕于加藤左馬外長岡監物本仕于羽柴

越中守皆為大野主馬之與力焉食

○武夫の世に治るる例ありとありあり

○あつらひに急つひて候すゝもをるれ

○至鎮公政事正真國人懷之云古之文王今之太守公泰安寺録

○公典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 傳書以... 田...



